

桃花扇

秦淮煙雨

蘼映著明眸雪肌

有心難成良緣

桃花血扇 點點節烈終是長恨



桃花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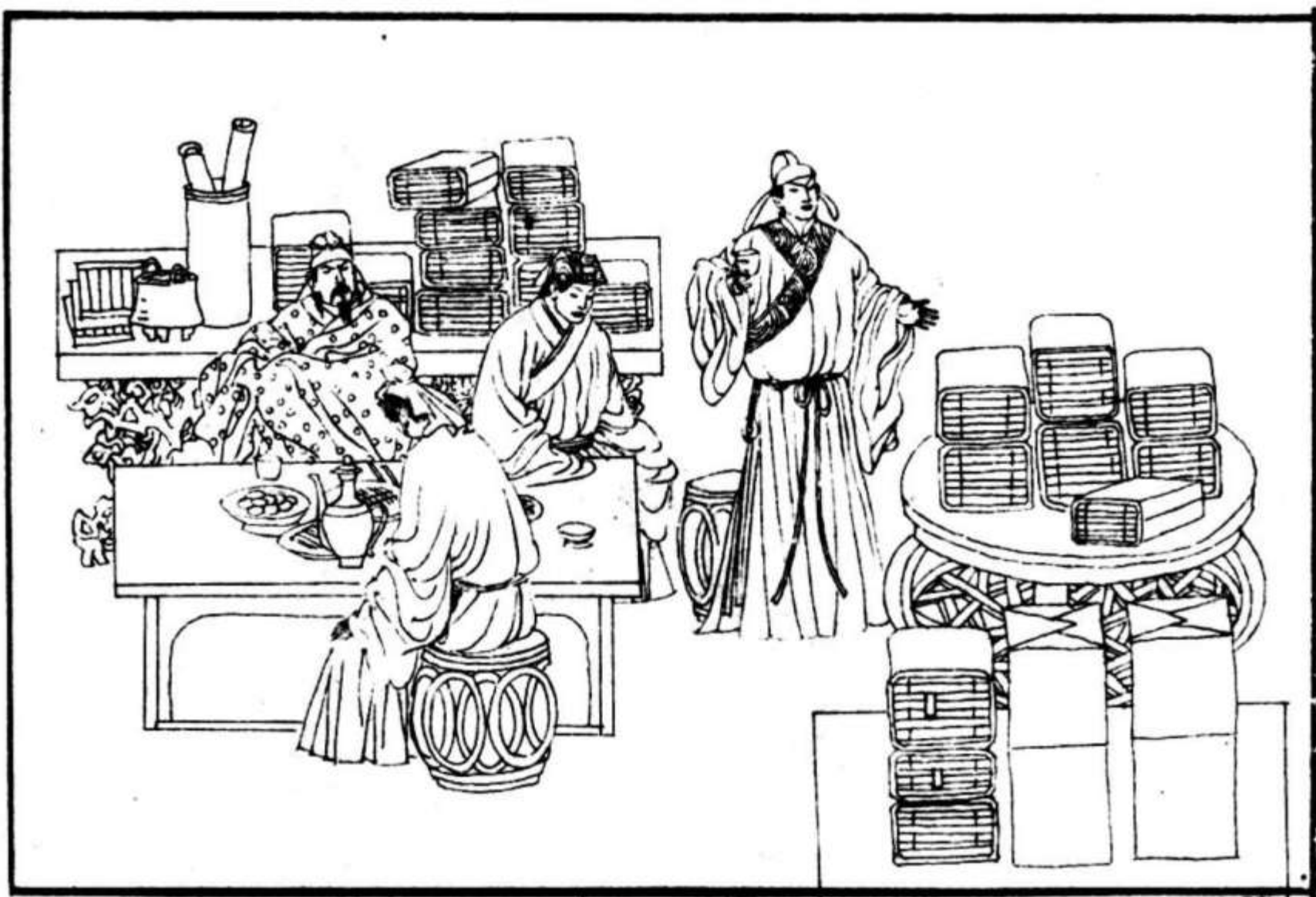
清·孔尚任 原著
曹 西 改编
朱新龙 绘

人民美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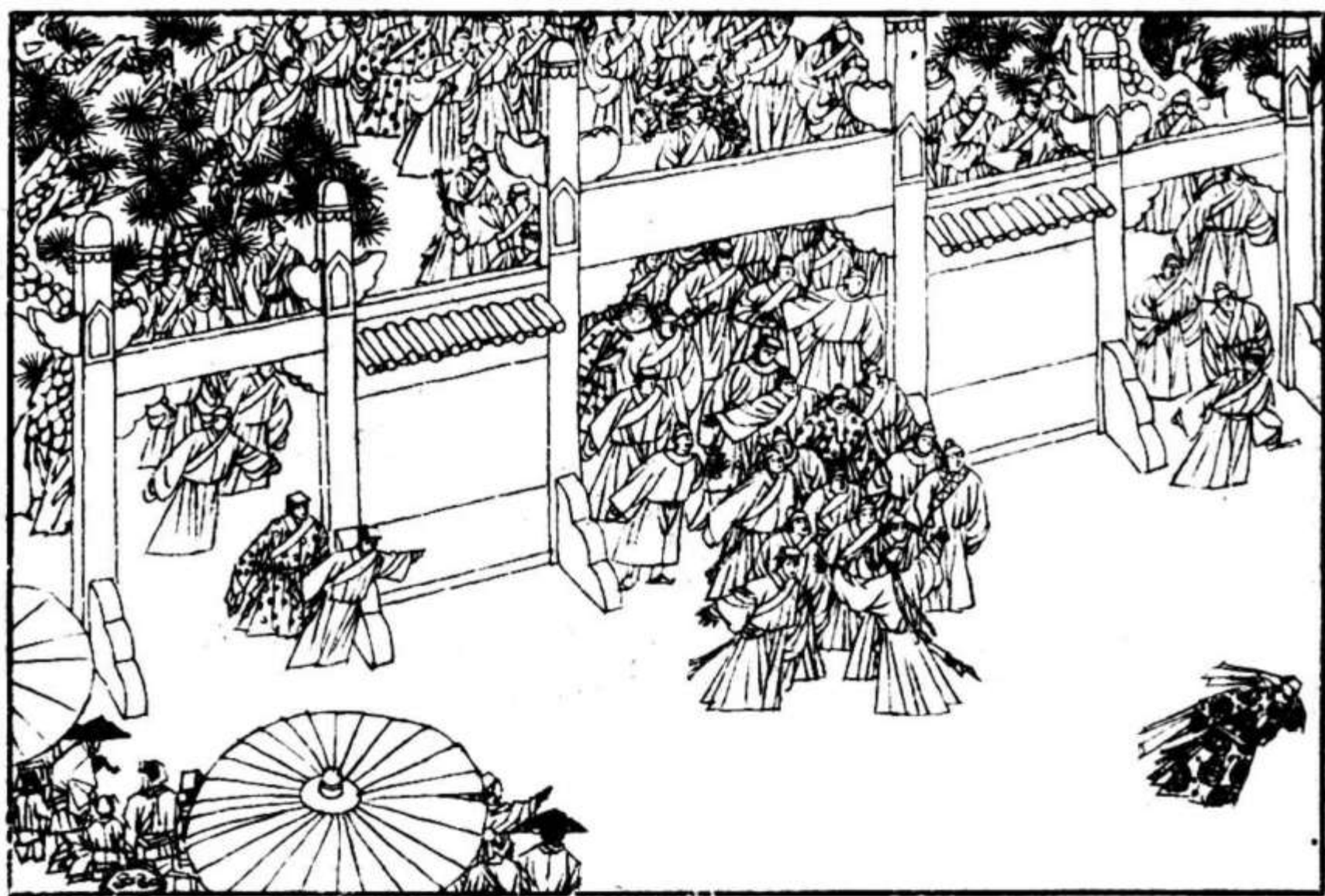
1 明末崇祯年间，出身河南名门的公子侯方域，因科考落榜，客居南京莫愁湖畔。其父侯恂原为东林党人，曾因反对奸阉魏忠贤而遭迫害；魏被诛后，复社继东林而起，侯公子便加入复社，才高志远，为当代名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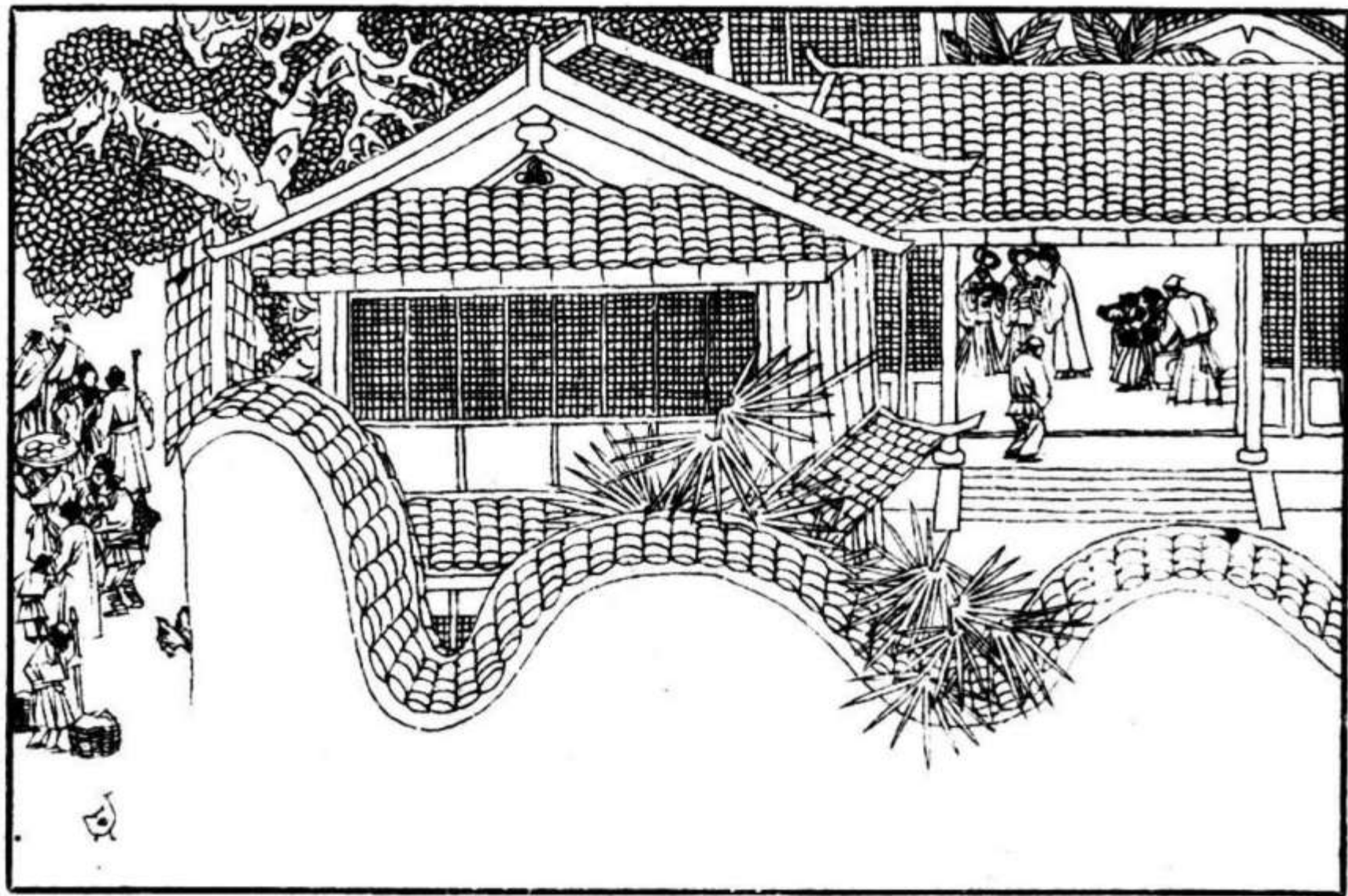
2 这时，李自成起义军已进逼京师，北方烽火连天。侯方域因家信难通，心中郁闷。幸有复社社友陈贞慧、吴应箕诸公子寓在蔡益所书坊，侯方域时常与他们往来，诗酒解闷。



3 到了春丁祀孔之日，陈贞慧、吴应箕等太学生都去文庙拜祭。忽见阮大铖也混在人群中行礼，众太学生不由大怒。原来这阮大铖是被废黜的光禄卿，曾投靠魏忠贤，自称干儿，为清流所不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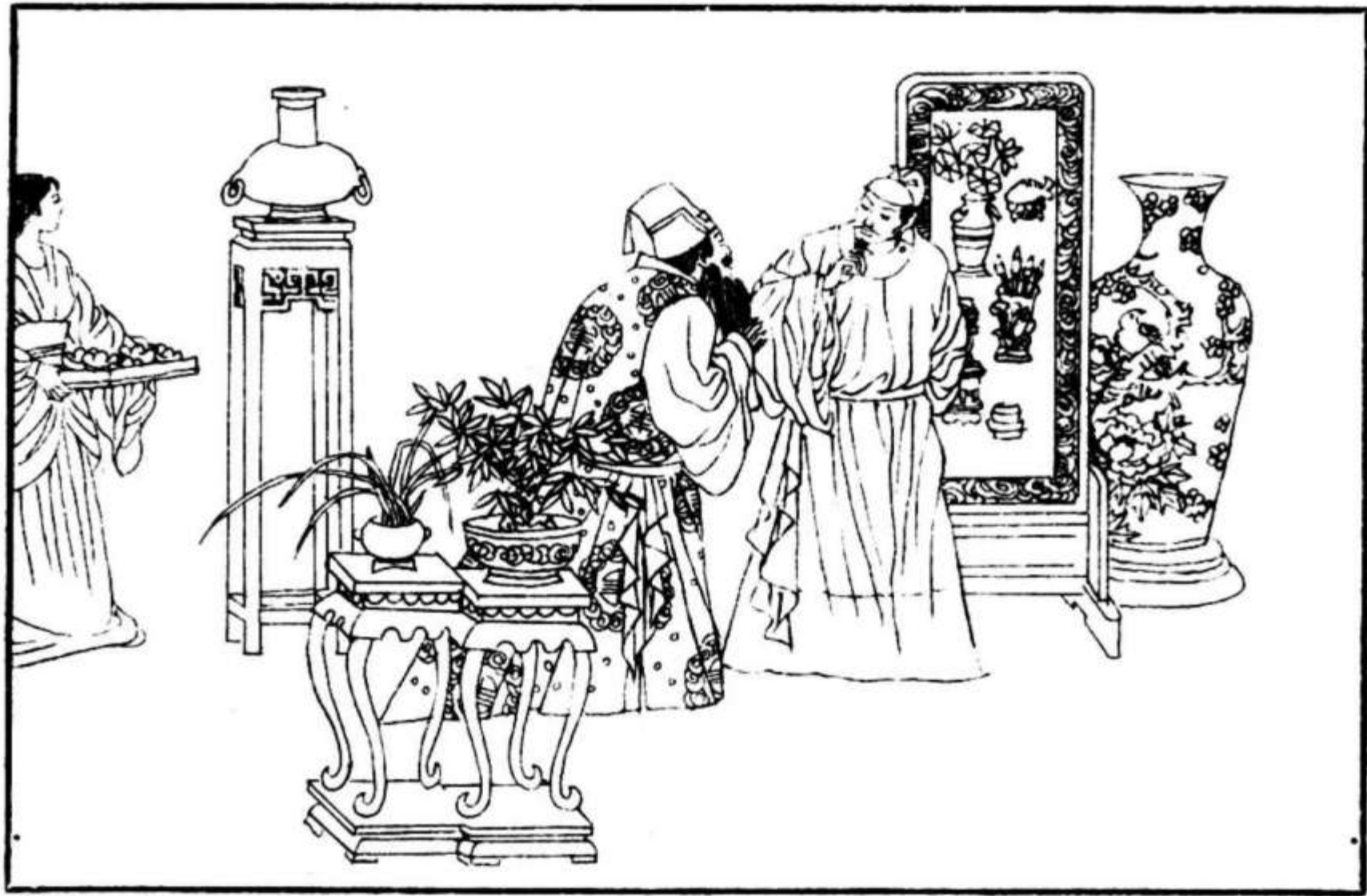
4 陈贞慧、吴应箕便上前喝斥阮大铖道：“阮胡子，你卖身求荣，玷辱斯文，如何也敢来与祭，唐突先师？快快出去！”众人围了上去，脚踢拳打，把他的胡子也拔掉不少。



5 阮大铖又羞又愤，抱头鼠窜，回到家中盘算如何报仇雪恨。他想，复社这班公子，声名赫赫，招惹不得，倒不如先设法笼络他们。这时恰好盟弟杨文驄来访，阮大铖不由心生一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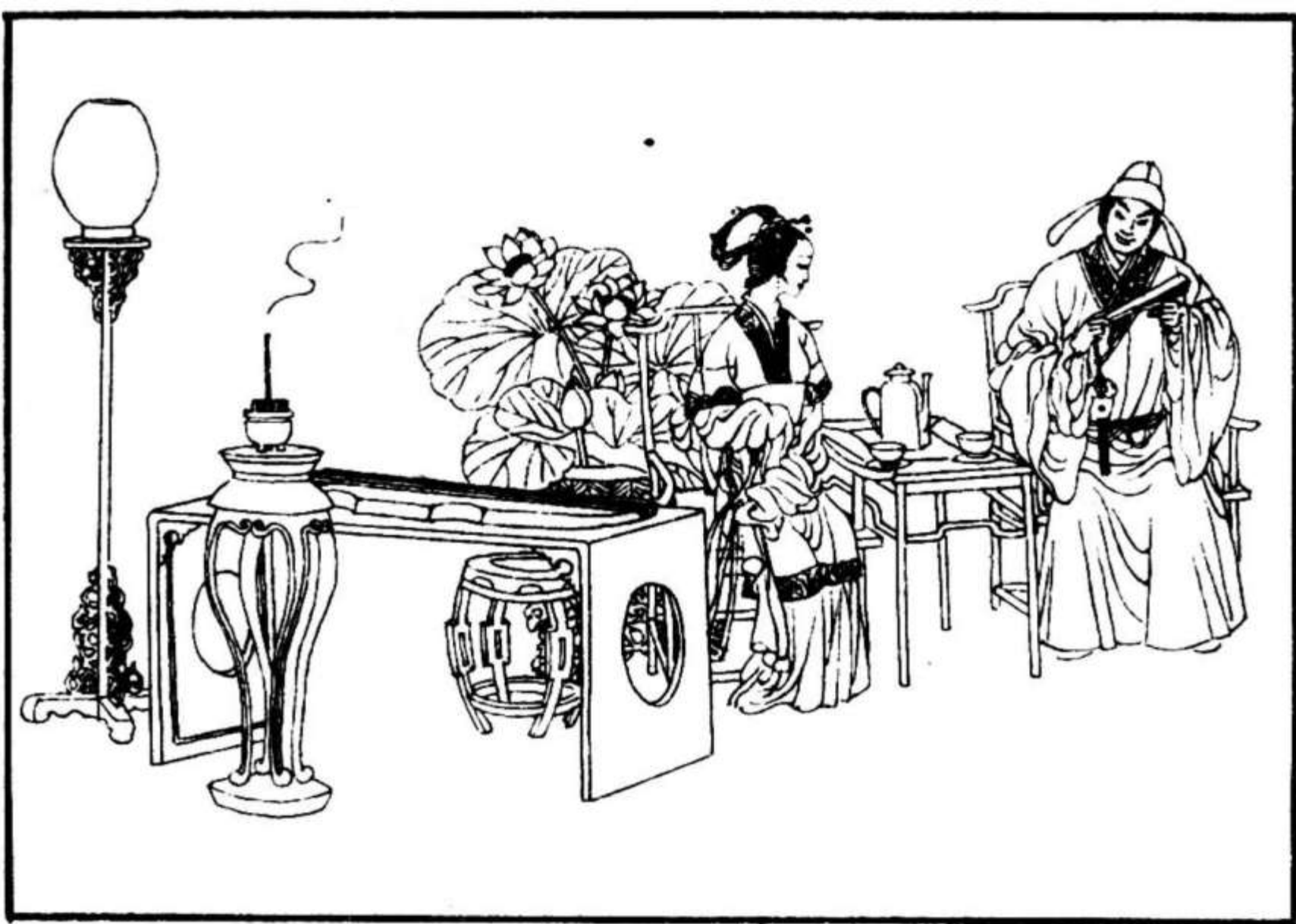
6 杨文聪乃罢职县令，闲居南京。他既是阮大铖盟弟，又与侯方域世交。阮大铖便向他说起自己文庙受辱之事，并求他在侯方域面前为自己说项，求得复社诸公子宽容。



7 杨文骢道：“兄若想结那侯生的欢心，眼下倒有良机。前时他因客居寂寞，小弟已替他物色得秦淮佳丽李香君，今兄可代他出梳枕之资，再托他去劝解复社诸公子。”阮大铖笑道：“好计！”当即取出二三百金交与杨文骢。



8 原来这李香君为秦淮河畔名妓，随其养母李贞丽住在旧院媚香楼，色艺绝代。年方十六，尚未招客梳枕。贞丽多次托杨文驄替她择一佳婿，但香君心高气傲，不肯轻易许人。



9 那日侯方域随杨文骢来初访香君，只见她娉婷多姿，果然是天香国色，不觉心驰神迷。香君也早闻侯公子才名，今日见他果然儒雅超俗，不觉心中一动。两人一见钟情，喁喁倾谈，竟是难舍难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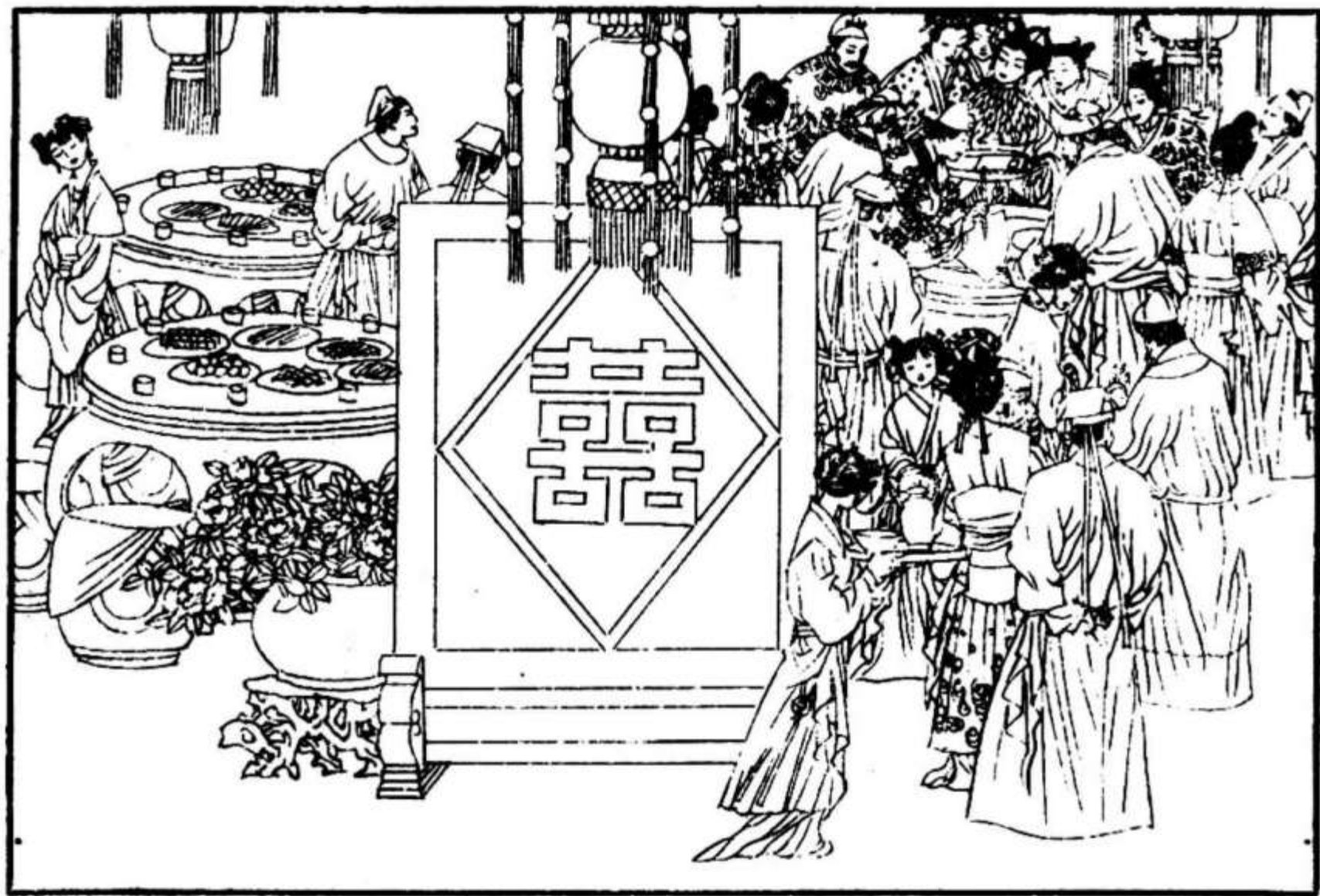
10 旁边杨文骢打趣道：“你们才子佳人，难得相聚，今日吃杯交心酒如何？”羞得香君以袖掩面而去。贞丽和杨文骢便提起梳枕之事，侯方域道：“小生客囊羞涩，恐难备礼。”杨文骢道：“这，小弟自当筹措。”



11 到了吉日，媚香楼上大排喜筵，广列笙歌，众清客来向方域、香君道贺，贞丽又请来了众姐妹作陪。杨文聪道：“下官备有箱笼数件，为香君助妆。”着人将衣物、首饰、银两等抬上，把李贞丽喜得眉开眼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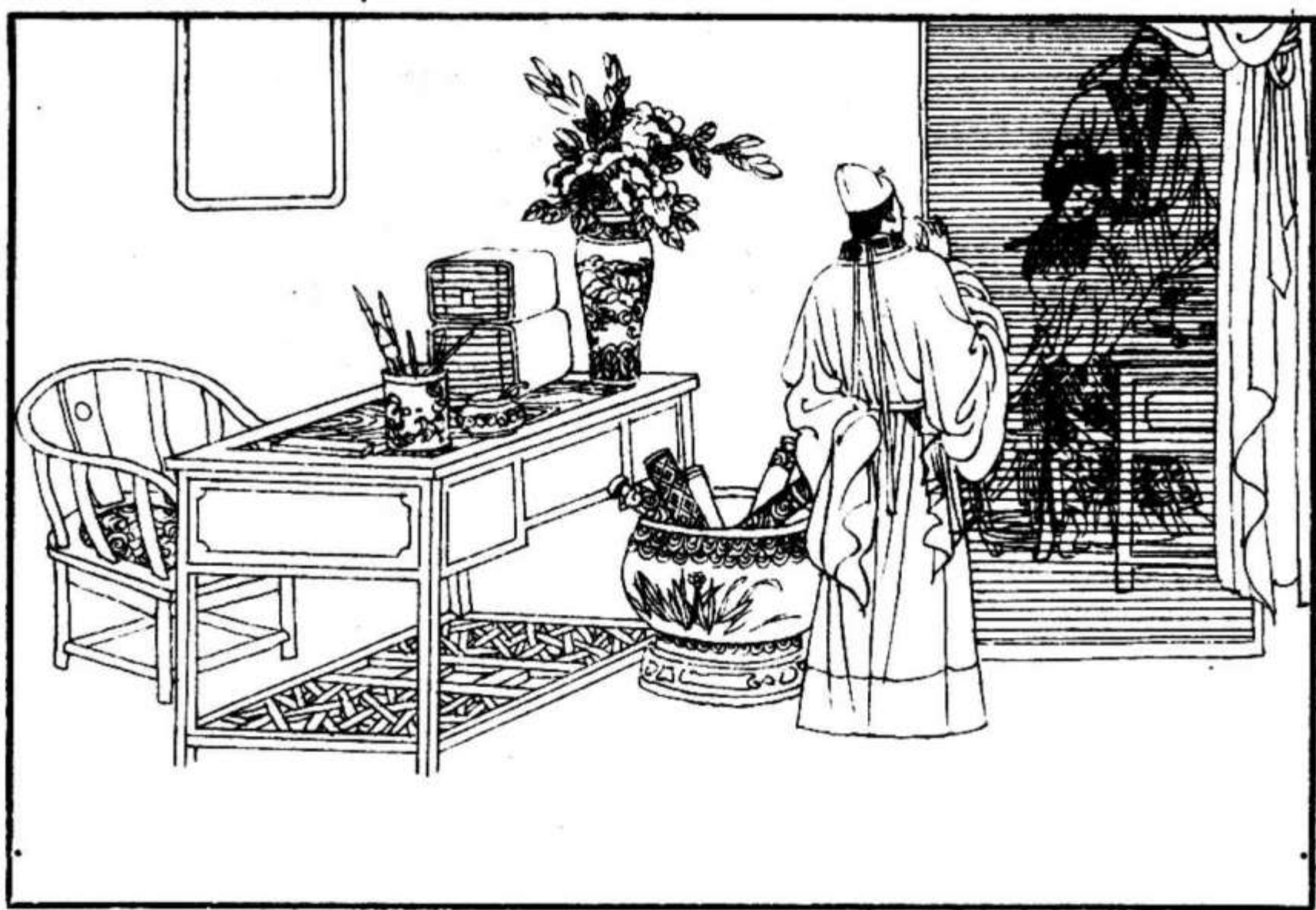
12 李香君艳妆入席，光采照人，众宾客道：“侯官人当今才子，梳拢了绝代佳丽，合欢有酒，定情岂可无诗？”方域取出宫扇一柄道：“小生就以此扇题赠香君，永为订盟之物吧。”



13 香君捧砚，脉脉含情地看着方域在那扇上写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众人赞道：“好诗！好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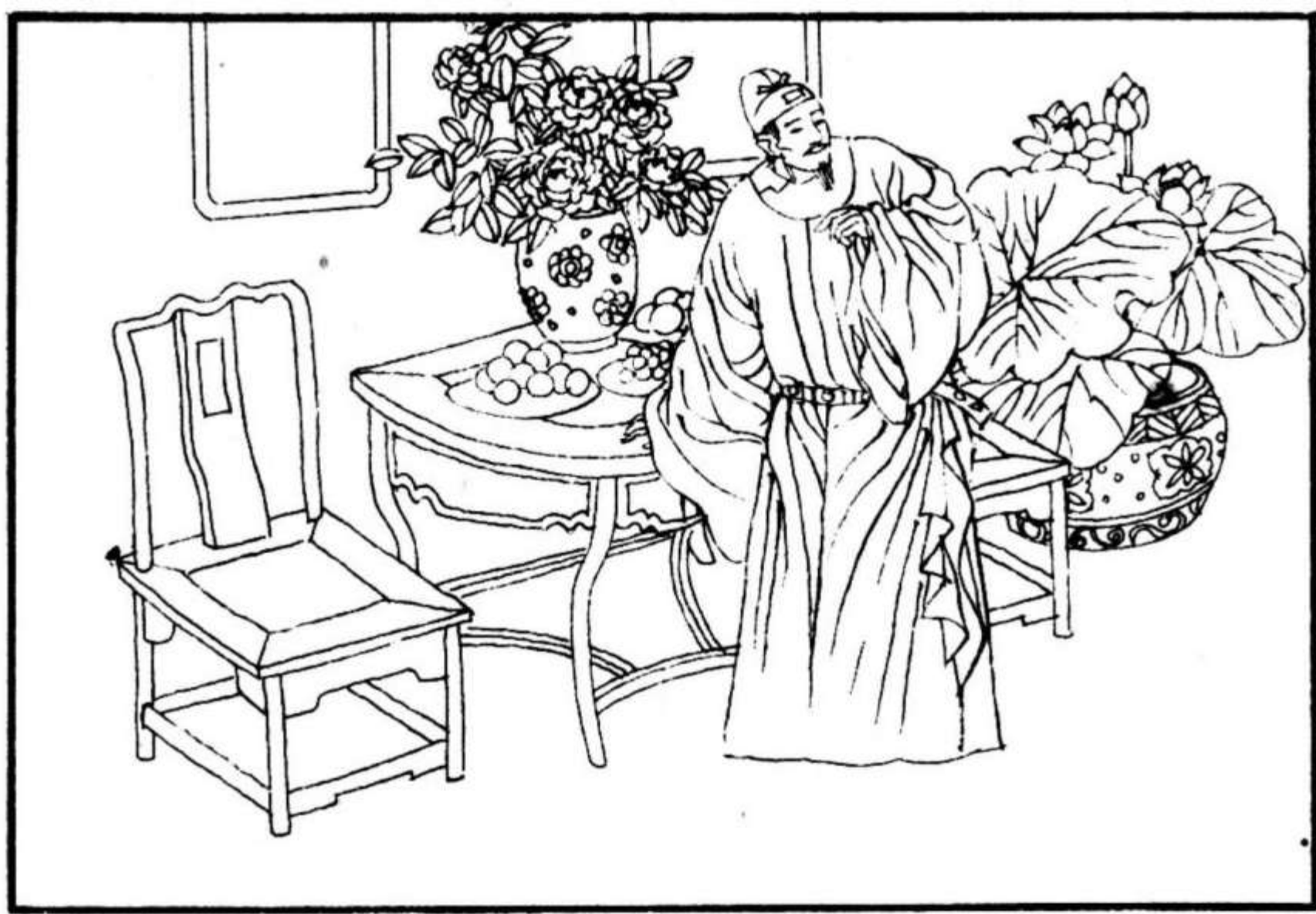
14 方域将官扇递与香君。香君双手捧过，紧紧贴在胸前，红烛映照下，面如两朵盛开的桃花。众人又劝了一阵酒，直到谯楼响起了二鼓，才撤了席，将新人送入洞房。



15 方域与香君情意缠绵，次日清晨起来，正在并照菱镜，梳妆穿戴，杨文聪已来贺喜。他见香君满头珠翠，一身绮罗，不由赞道：“香君上头之后，十分容貌又添二分。”贞丽说：“这都亏了杨老爷帮衬哩！”



16 不料香君上前施礼道：“奴家听说杨老爷虽是马督抚至亲，但在南京也是拮据作客，如今怎会轻掷这许多银钱？奴家受之有愧，正想问个明白，也好图报。”方域也道：“小弟虽叨为世交，也觉承情太厚，深感不安。”



17 杨文聪这才对方域说出原委：“这些妆奁及酒筵所费银两，全是阮大铖所赠，借以与足下结交，并与复社诸生修好。”他说，“昔日投靠魏党，也是出于不得已，如今深自愧恨，只望侯公子援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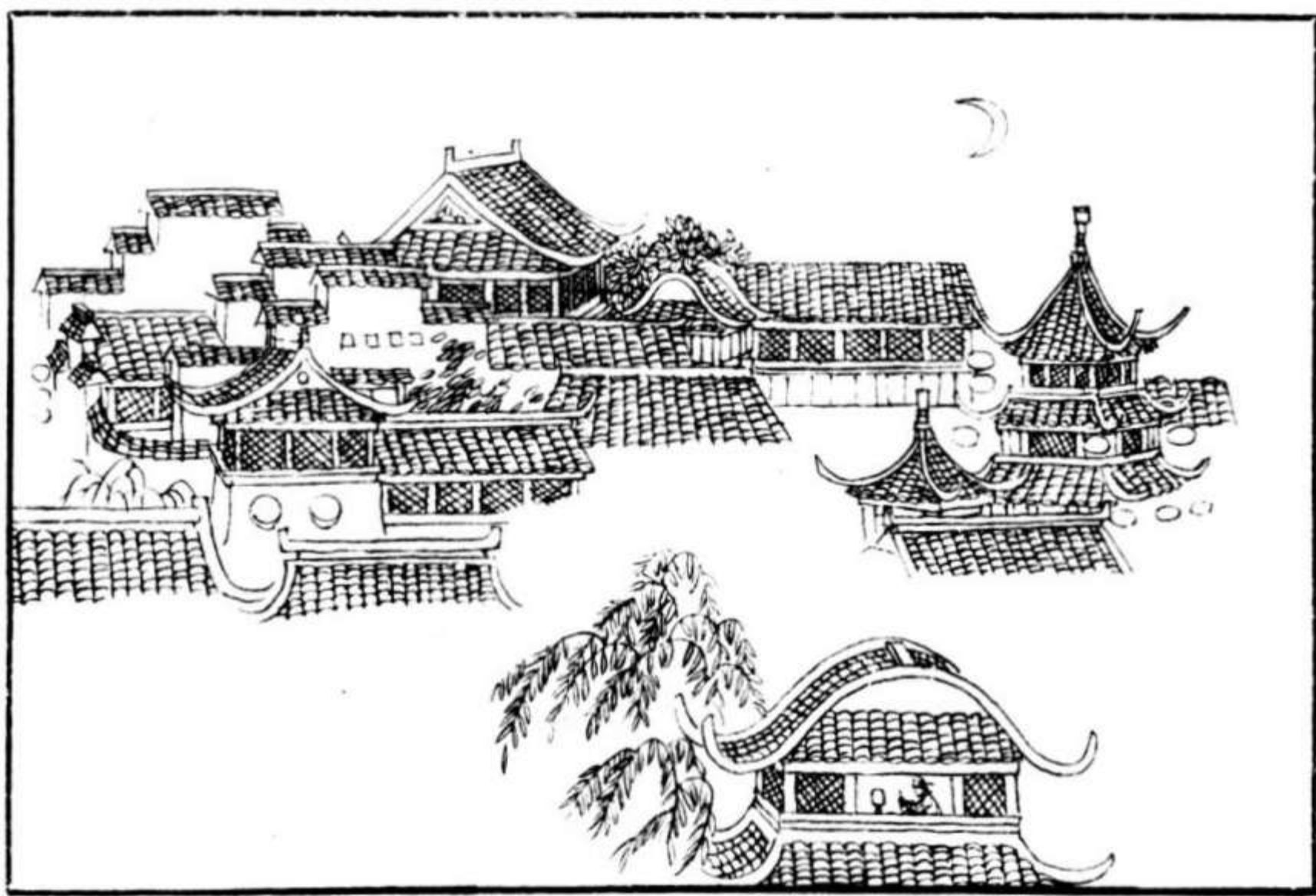
18 方域听了，不觉动容道：“原来如此。我看阮大铖用心良苦，倒也可怜。就便真是魏党，如今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复社贞慧、应箕皆我至交，明日相见，替他分解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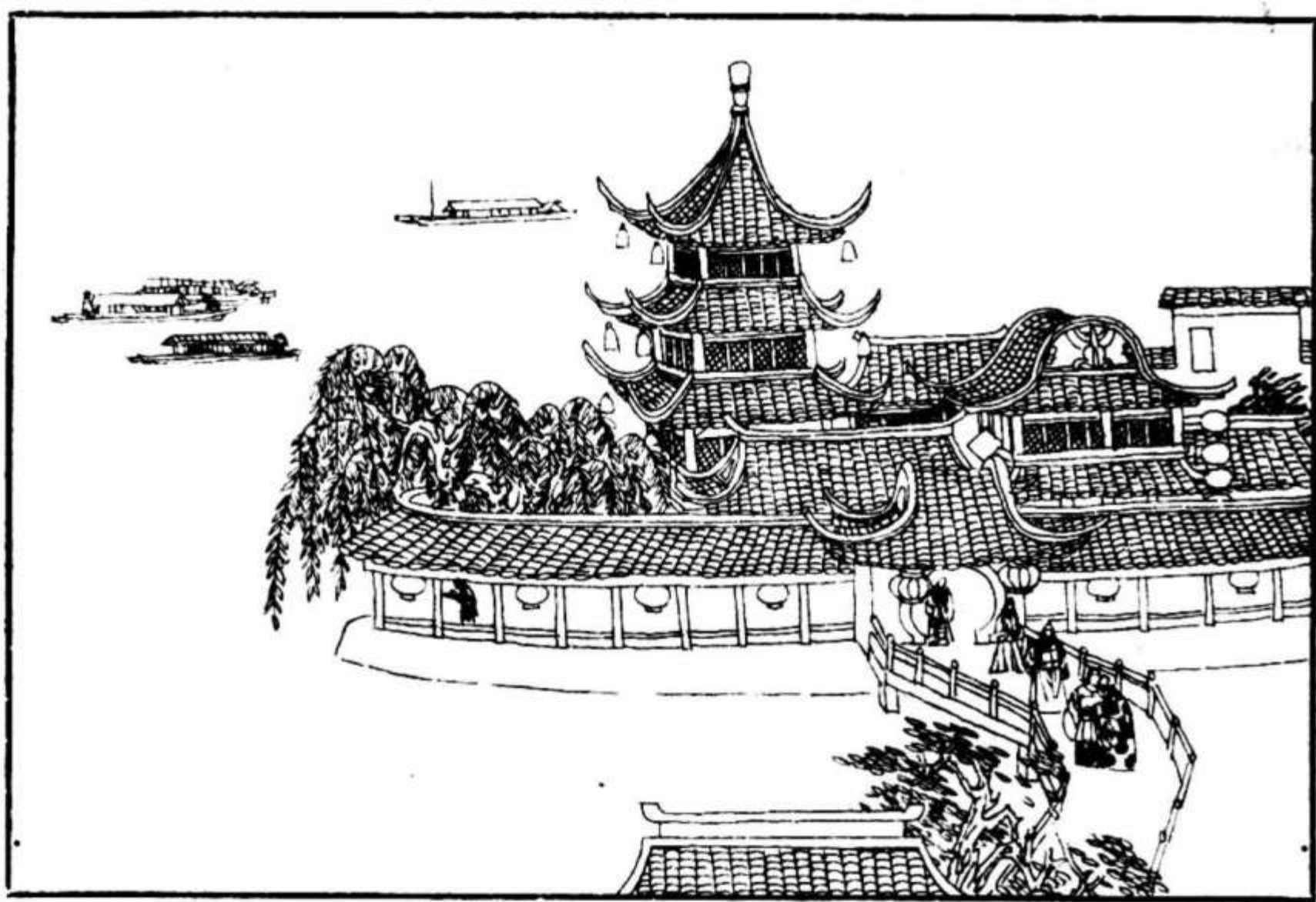
19 谁知香君一听，却气得脸色陡变，高声说道：“那阮胡子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孺子无不唾骂，官人倒要救他？官人无非是因他助我妆奁，便要徇私废公，岂知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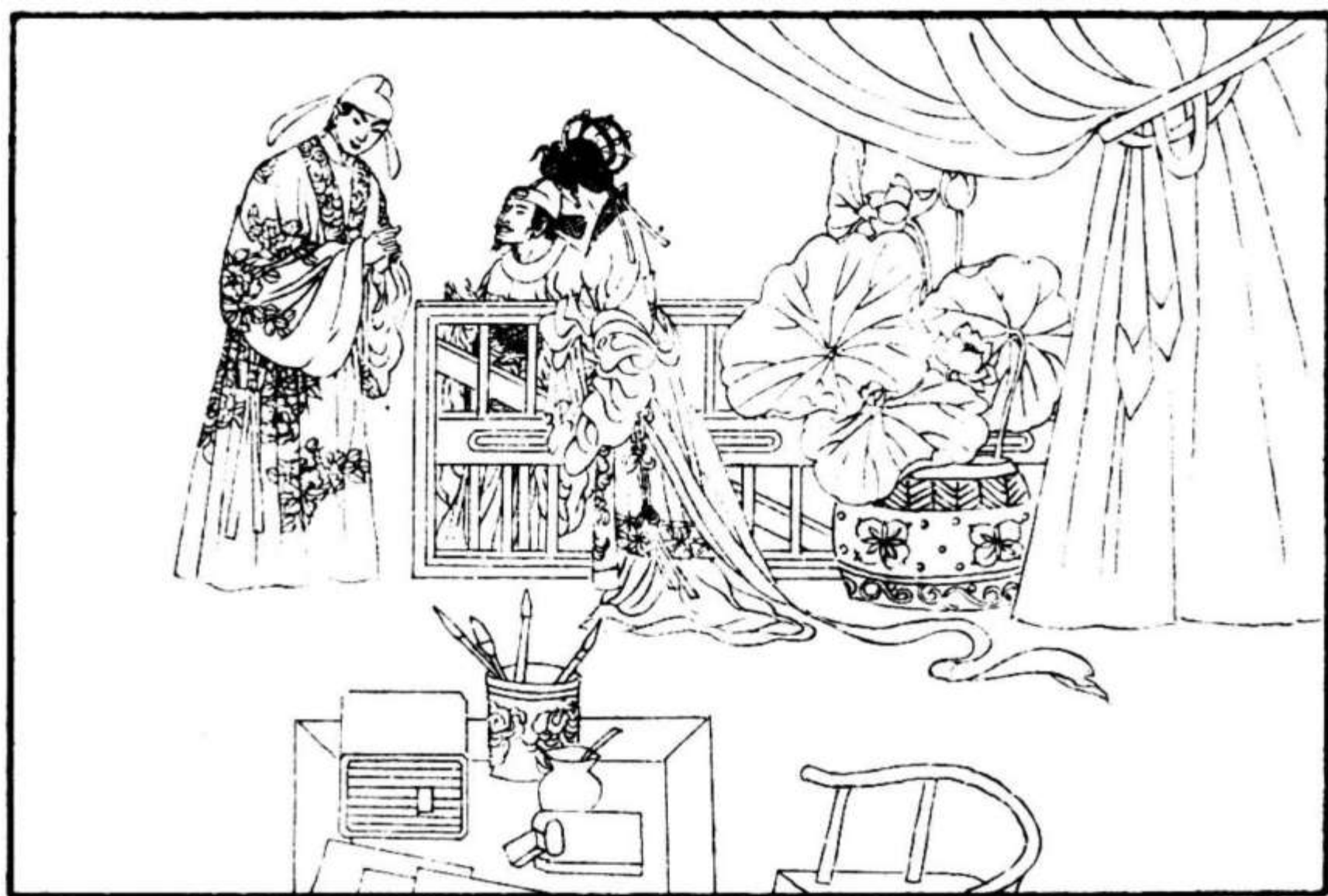
20 香君说着，便拔下簪环，脱下罗裙，丢了一地。方域大为感动，连声叹道：“好！这等见识，愧我不如，香君真乃我畏友也！”杨文骢也叹道：“香君气性忒刚烈了。”只好命人收拾起妆奁箱笼，退还阮大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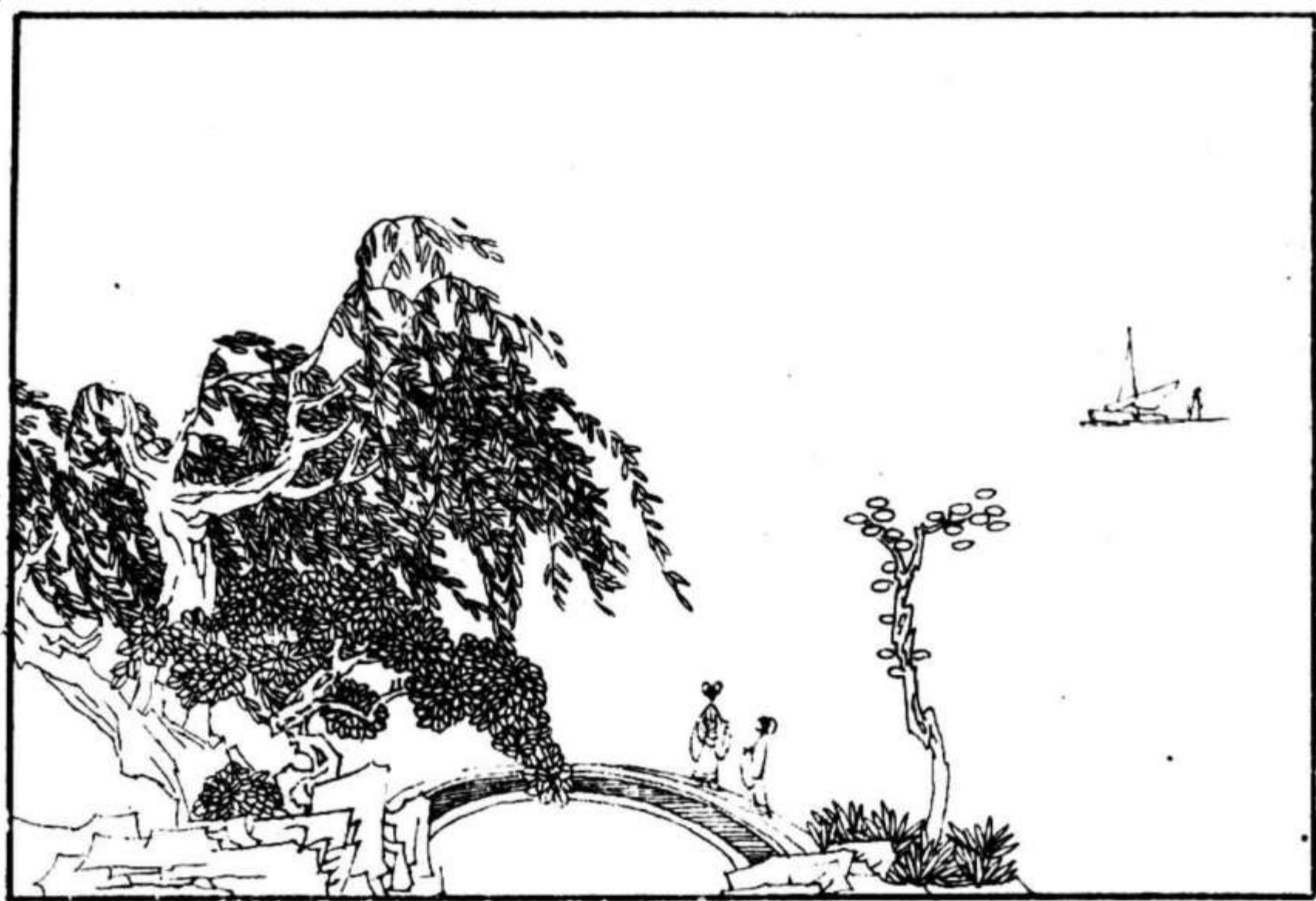
21 从此，阮大铖对侯方域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不久，镇守武昌的大将左良玉因军粮无着，要移兵南京就食，一时人心惶惶。南京大司马听说侯方域之父乃左良玉恩师，便托侯方域休书一封，劝说左良玉停止发兵。



22 阮大铖乘机向凤阳马士英进谗说：“侯方域与督抚左良玉为通家之好，两人常有私书往来，此次左良玉图谋不轨，定是侯方域暗中勾结。若不早除此人，将来必为内应！”马士英本也素恨复社文士，便要捉拿侯方域。



23 亏了杨文聪听得消息，急忙赶到媚香楼报信，催侯方域远避他乡。方域犹豫，望着香君道：“燕尔新婚，如何分离？”香君正色道：“官人素以豪杰自命，为何学女儿态？”说着，便去为他收拾行装。



24 方域只好动身出走。他想起淮安漕抚史可法是自己父亲门生，便决意投奔淮安，到史可法军中效力。香君挥泪送别，两人依依难舍，心想烽烟遍地，此一去，不知可有后会之期……



25 不久,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清兵入关,节节南下。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乘机拥立福王在南京登基,是为南明弘光帝。马士英当了宰相,阮大铖官复光禄卿原职,连杨文聪也补了个礼部主事。



26 在迎驾有功的新贵中，有个田仰是马士英的乡亲，拿出三百两银子，托杨文聪寻个美妓为妾。杨文聪心想：“香君自侯公子走后，孤寂可怜，不知她可有意嫁人？”便遣媒人到媚香楼去探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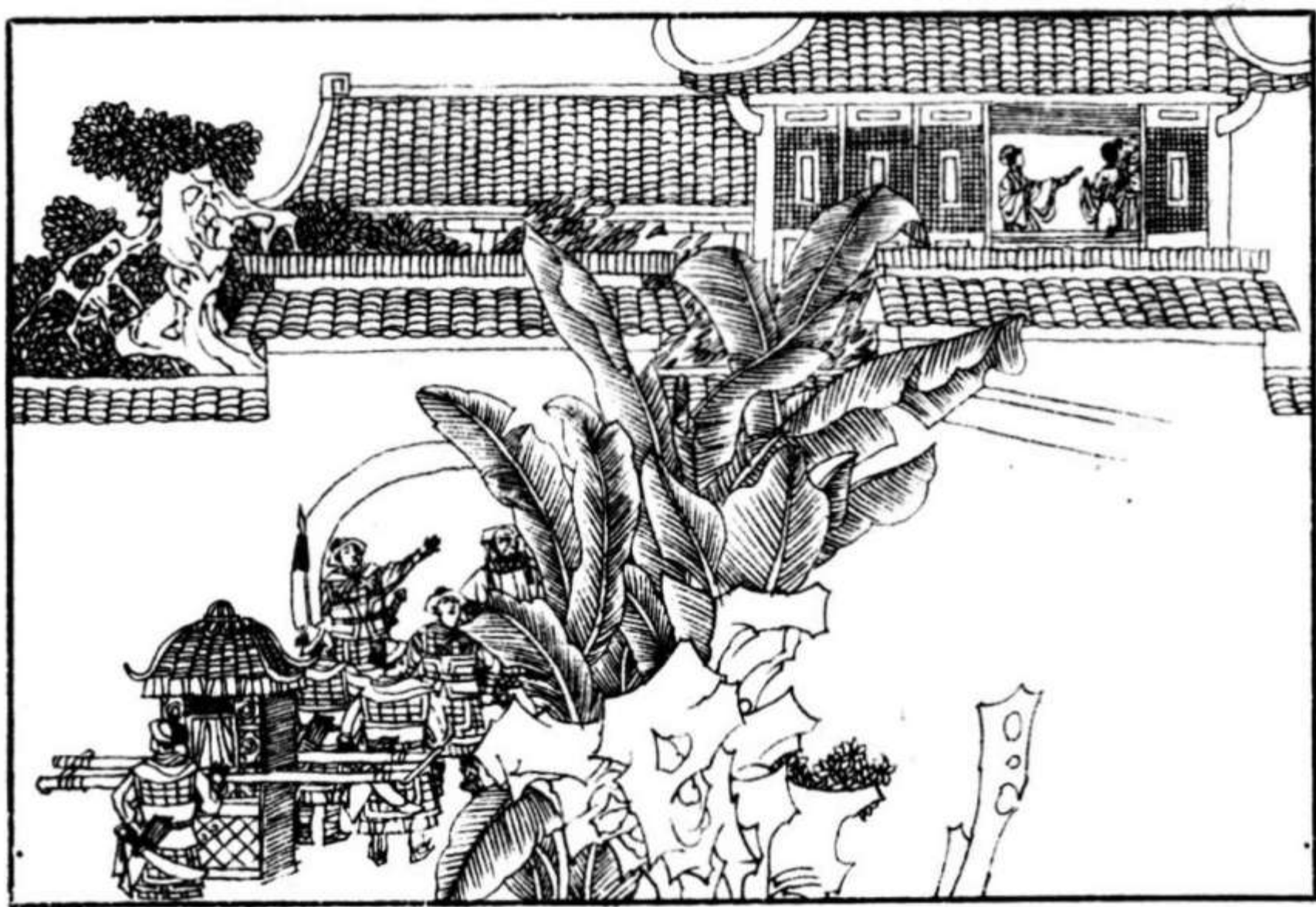
27 香君听媒人说明来意，一口回绝道：“我已嫁给侯郎，岂肯改志！”其养母贞丽说：“那侯公子一时高兴，梳拢了你，如今避祸远去，怎还想着你？”香君说：“果真如此，就终身守寡便了。”贞丽也不敢相强。



28 媒人回去禀报香君拒婚之事，适逢杨文聪与马士英、阮大铖、田仰等人在后园宴饮。阮大铖乘机说：“李香君如此气傲，全是复社侯方域那班人教坏的。”马士英大怒，立即派人抬了轿去为田仰强娶香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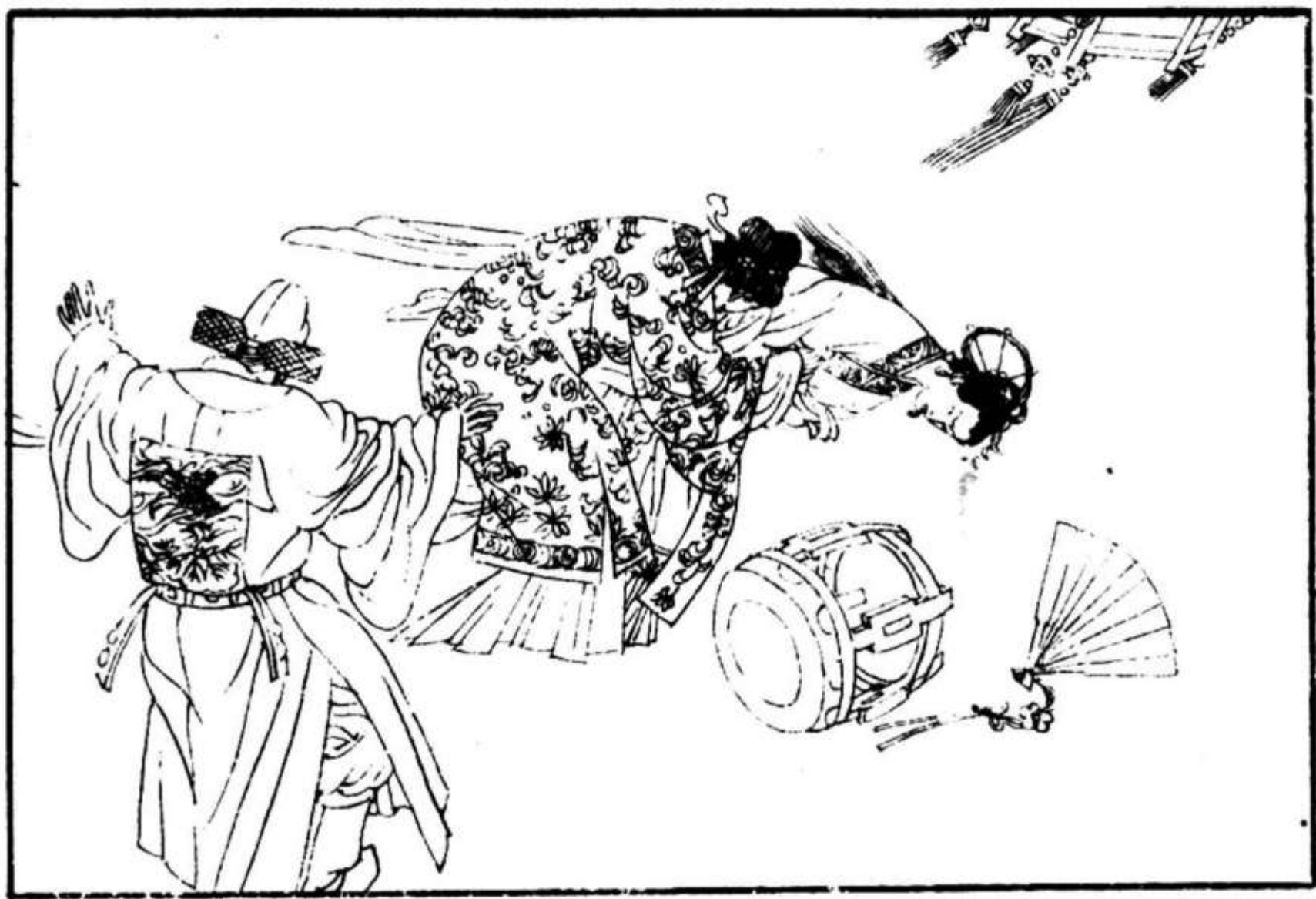
29 杨文聪恐怕逼出事来，连忙赶到媚香楼，与贞丽共劝香君道：“那田仰是个新贵，又有相府势力，你嫁他也不算失所。”香君拿出宫扇道：“当日是杨老爷作媒，妈妈主婚，将我嫁与侯郎的。这定情之物，难道忘了不成？”



30 杨文聪道：“侯郎避祸远去，不知去向，你要等他多久？”香君道：“便等他三年、十年、一百年！”这时楼下鼓噪道：“快些下楼上轿！”贞丽只得硬给香君梳头换衣，香君却紧握官扇，像一把防身利剑，左右乱打。



35 这时,杨文驄与教香君唱曲的师父苏昆生同来探望。他们见香君病容恹恹,宫扇上猩红点点,不禁浩叹。杨文驄动了画兴,便挥笔在扇上添了些枝叶,竟点缀成了折枝桃花。香君看了叹道:“桃花命薄,这恰是奴的写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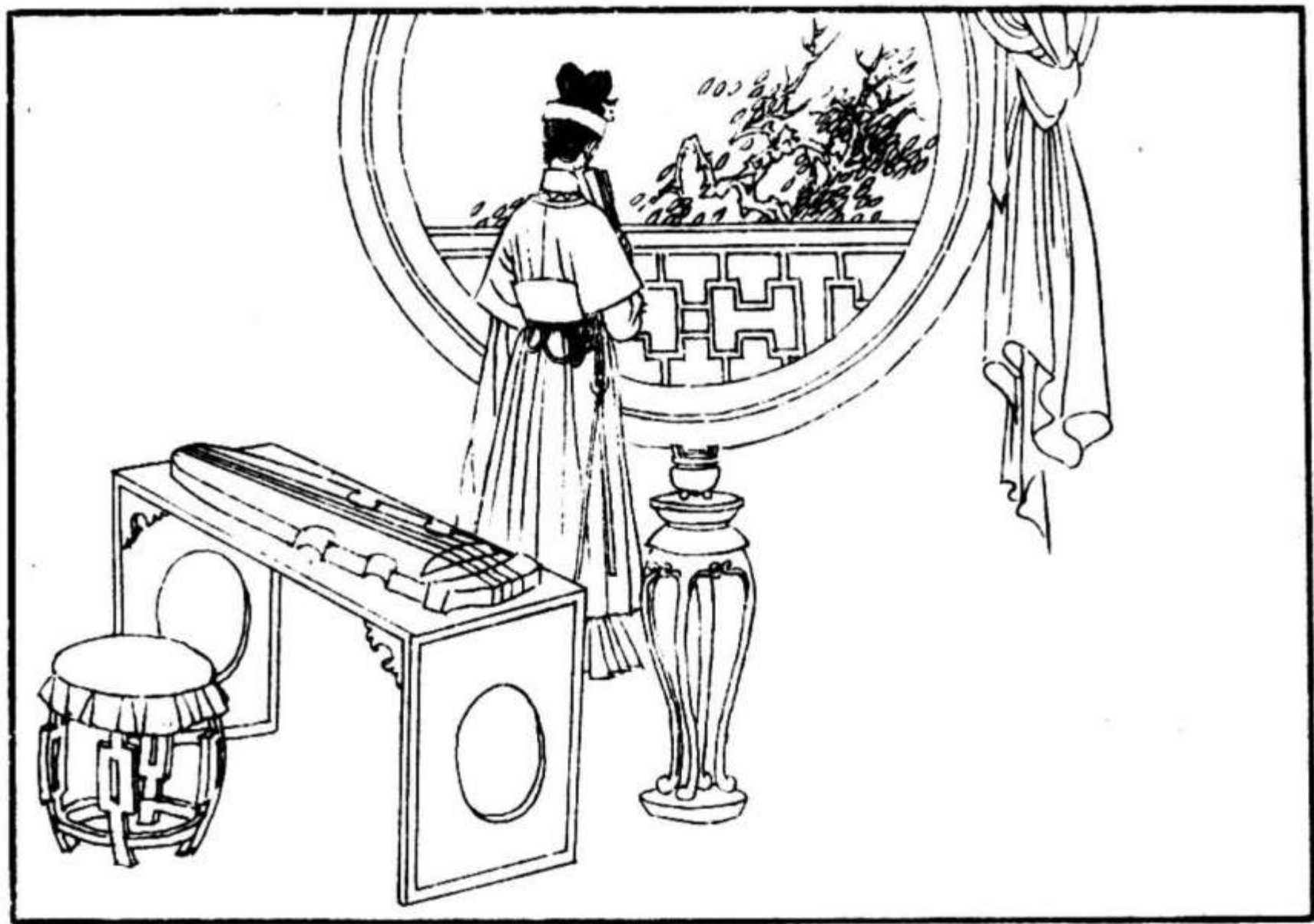
31 贞丽要强把香君抱下楼去，香君痛哭道：“奴家就是死了，也不下此楼！”说完竟一头撞在墙上，顿时血洒满地，把那官扇也溅得红斑点。贞丽和杨文驄只得把她扶上卧榻安歇。



32 楼下，仆役连声催新人上轿，杨文聪道：“田仰仗相府势力，这番羞了他，你母子性命怕难保。”贞丽哀求道：“杨老爷相救！”杨文聪道：“娼嫁从良，原是好事，况且嫁与田府，也是造化。你便替香君去了吧！”



33 贞丽听了一怔，继而说：“只怕有人认得。”杨文聪说：“他们都未见过香君，谁能辨认？”贞丽无奈，只好匆匆梳妆，挥泪别了香君，上轿而去。杨文聪叹道：“这事原怪我孟浪，如今倒也委曲求全了。”



34 贞丽一去，剩下香君孤身只影，卧病空楼，被冷衾寒，好生凄凉。这日她傍着妆台独坐，想念侯郎，不免又取出那把官扇展看。只见上面鲜血疏疏密密，浓浓淡淡，不觉一阵心酸，落下泪来。



36 苏昆生道：“我不日回江北家乡，可就便去访侯公子，香君正好写封书信与他。”香君思索良久，将宫扇递给师父：“奴家有千言万语，从何写起？罢，罢，奴家的千愁万苦都在这桃花扇中，请师父把它带给侯郎吧！”



37 却说那弘光帝登位以后，不顾国难当头，终日沉湎酒色歌舞。阮大铖投其所好，进奉自写的《燕子笺》传奇。弘光帝大喜，便下令搜罗秦淮旧院的妓女，拣选脚色演戏，香君也未能免，只得冒了贞丽之名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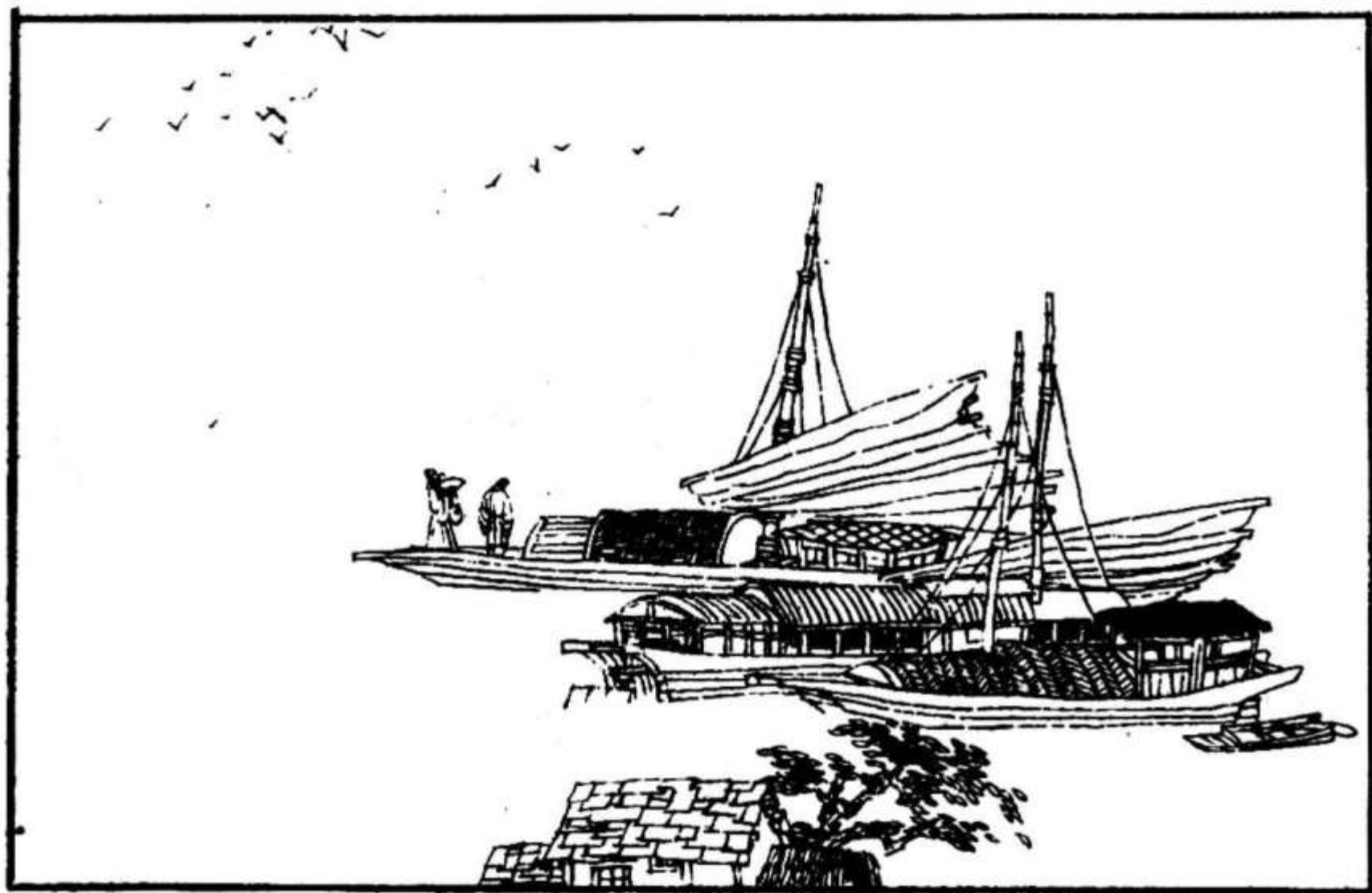
38 这日，马士英、阮大铖在后园饮酒赏雪，吩咐把选来的妓女带到席前歌舞助兴。阮大铖不识香君，只叫“李贞丽过来斟酒唱曲！”香君道：“不会！”马士英觉得奇怪，问道：“不会唱曲，怎能称名妓？”



39 香君说：“奴家原非名妓，不过负屈含冤一女子耳！”
马士英问道：“你有何心事？”香君道：“奴家夫妻遭拆散，母女被分离，这且不论。只说你们堂堂列公，不恤国难，只顾征歌选色，只怕这半边南朝，要被你们葬送！”



40 马士英一听，怒喝道：“这贱人胡言乱道，该打嘴了！”香君怒目圆睁，咬牙切齿骂道：“俺青楼女子，也知敬重东林。似他们这班魏家的义子干儿，人所不齿！”阮大铖怒不可遏，令人将她推倒在雪地，以后囚入内廷。



41 再说侯方域到淮杨投奔史可法，奉命监军防河。却逢南朝守将内哄，互相攻杀，方域匆忙雇舟逃走，恰好在船上与苏昆生相遇。苏昆生拿出桃花扇，述说端详，方域仰天大恸：“香君，香君，我如何报答你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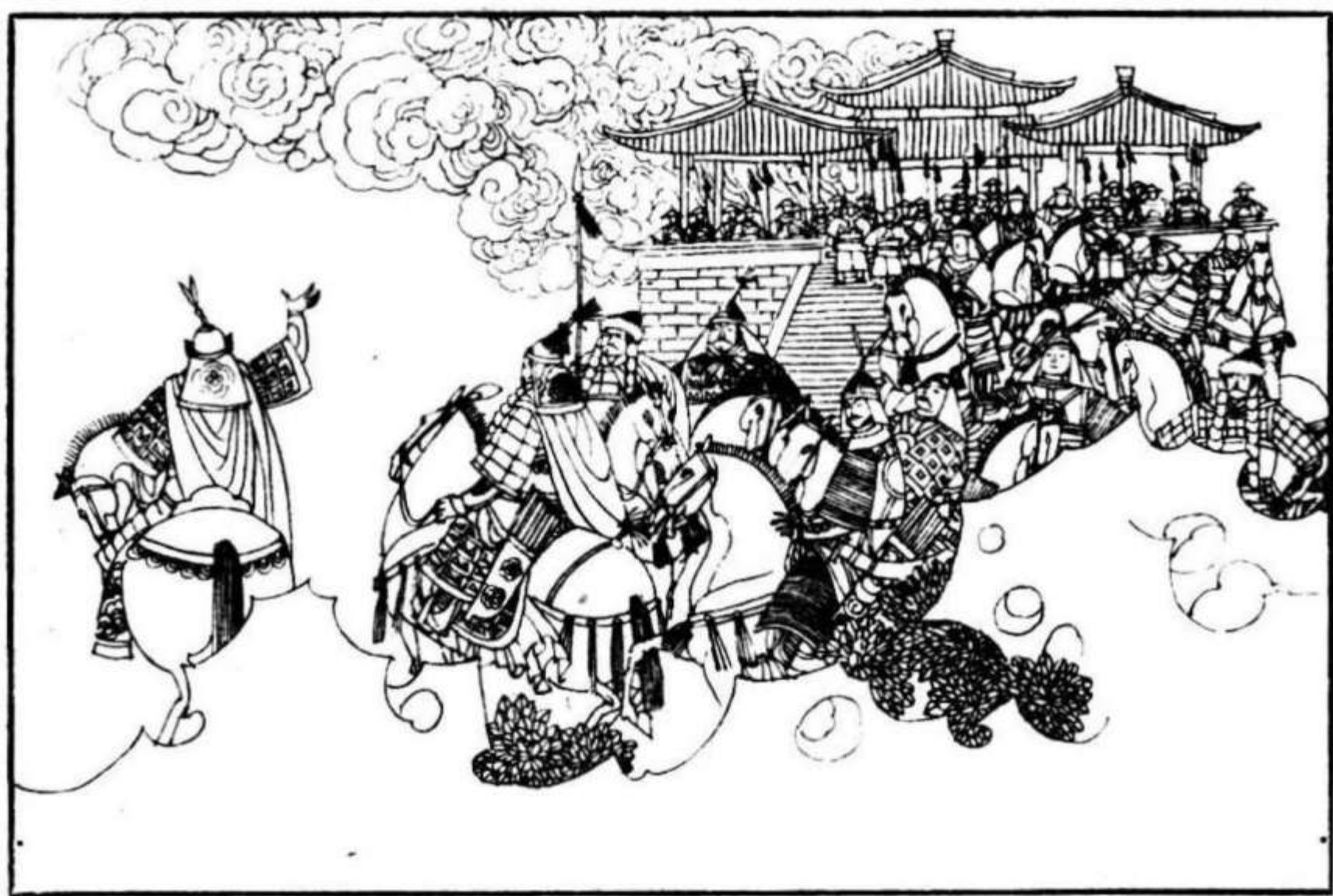
42 侯方域与苏昆生同返南京，径到媚香楼，却见门窗紧闭，尘封网罩，庭院零落，不见香君的踪影。向左邻右舍打听，方知被选入宫中演戏去了。



43 侯方域无处落脚，便偕苏昆生到蔡益所书坊去访陈贞慧、吴应箕。故友相逢，把臂畅谈，说起马士英、阮大铖一伙倒行逆施，无比愤慨。不料被人告密，大批校尉包围书坊，将侯、陈、吴当作逆党捉走。



44 苏昆生为援救复社三位公子，急忙奔到武昌，向左良玉元帅诉说情由。左良玉早就闻知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横行不法，便向弘光帝奏本历数马、阮之罪，一面发布檄文，要发兵南京以除内奸、清君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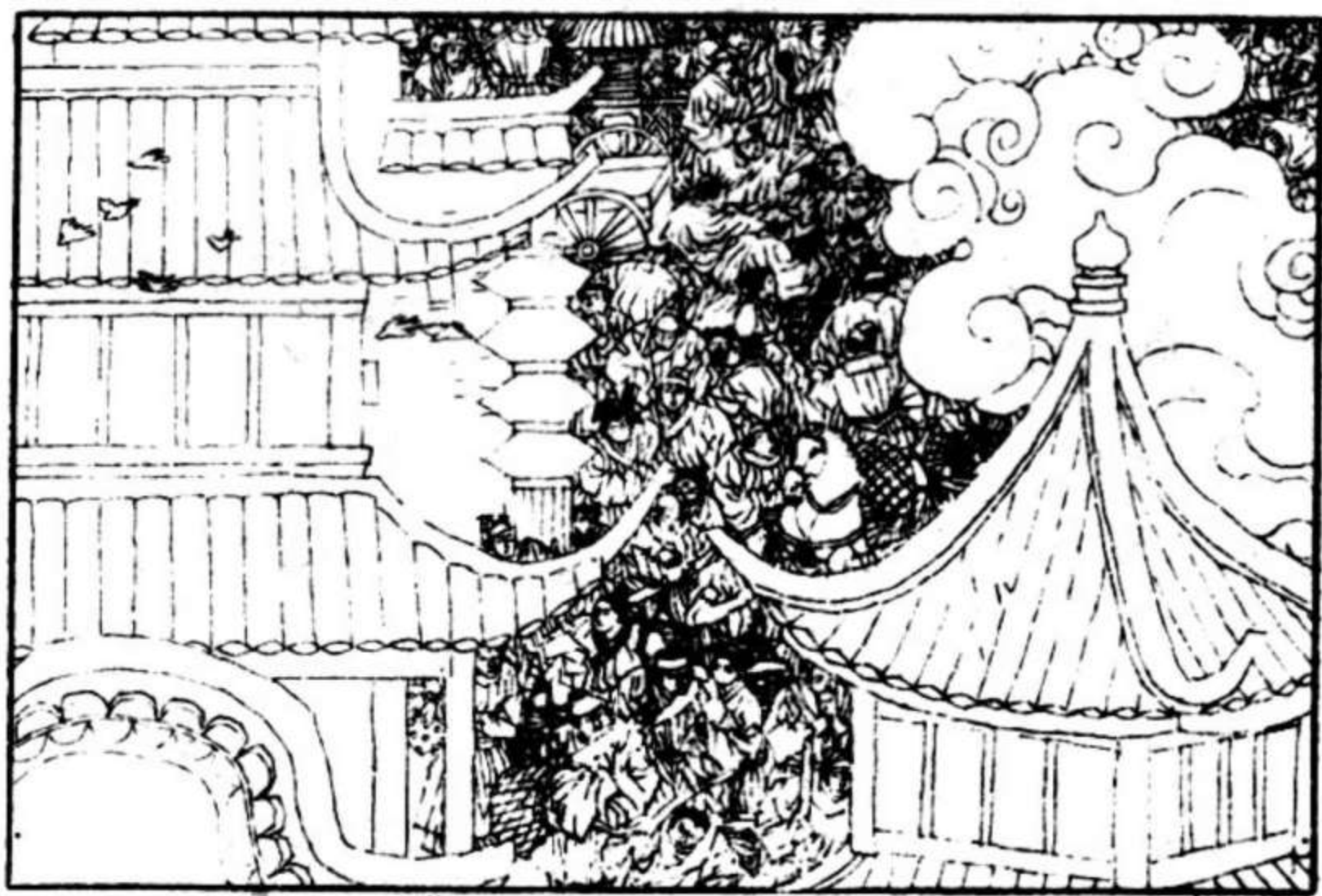
45 马士英、阮大铖闻报大惊，慌忙调派兵马堵截左良玉。左良玉兵败，死于军中，而江北各镇兵马被马、阮抽调后，史可法在 frontline 已无师可督。清兵乘虚南下，如入无人之境，直抵扬州城下。



46 弘光帝听说扬州被围，自知南京难保，私自带着几个嫔妃和太监出城，逃到芜湖，后来落入刘良佐、刘泽清两镇将军手中。两镇将军把他当作宝物，竟送到清宫投降，邀功请赏去了。



47 史可法率领三千子弟兵守卫扬州，寡不敌众，外援不至，力尽粮绝，城终被清兵攻破，史可法壮烈殉国。清兵渡过长江，潮水般向南京城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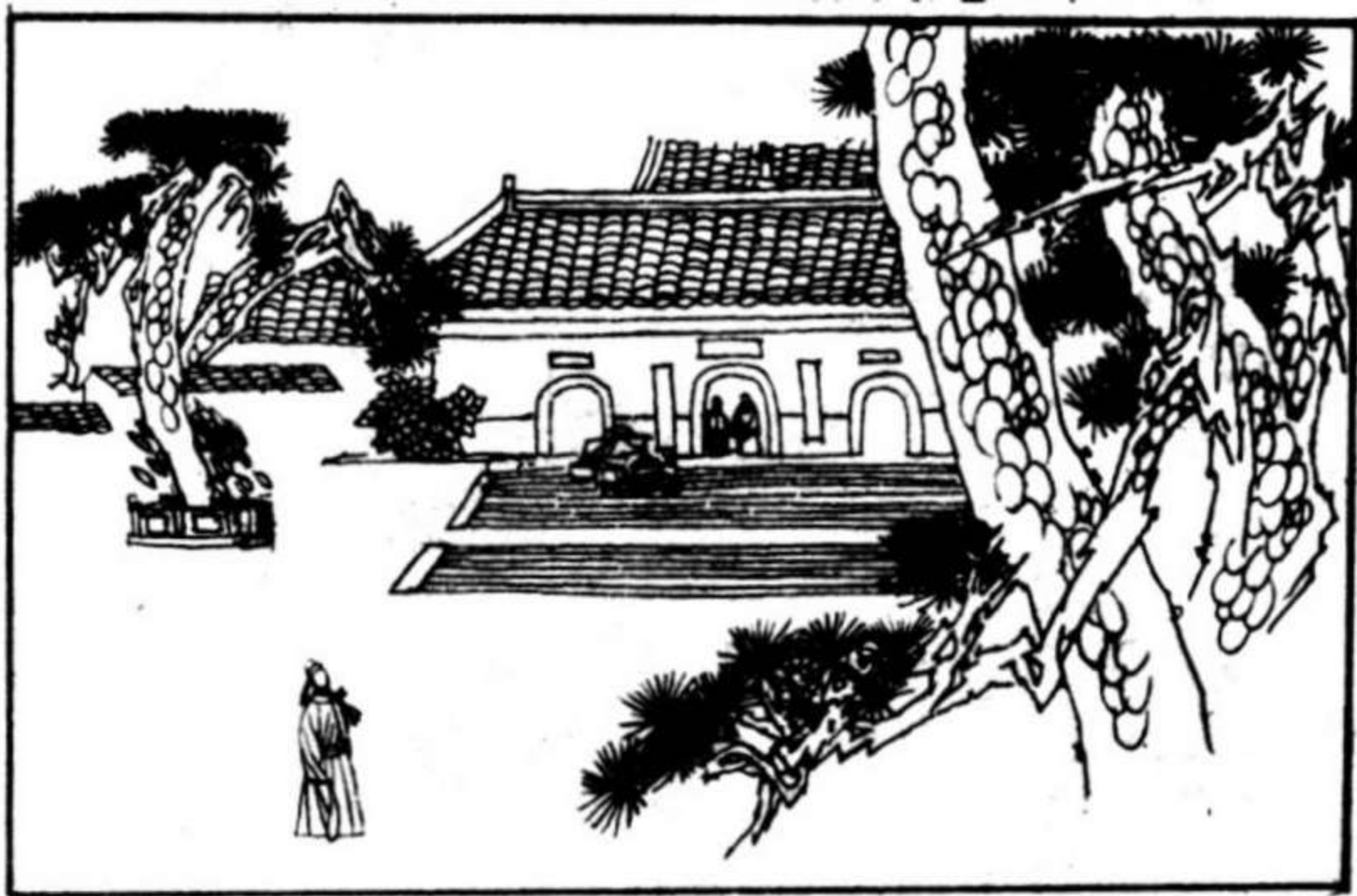
48 南京城大乱，百姓四散逃难。马士英、阮大铖急忙打点细软，带着姬妾逃跑，被百姓认出，打得半死，财帛也都抢光。杨文骢也逃奔贵阳家乡去了。



49 李香君从内廷跑回媚香楼，恰好苏昆生师父正在等她，方知侯方域被捕入狱等情由。苏昆生说：“我从武昌回来，遇此大乱，急忙到狱中寻侯公子，却见牢门大开，囚徒四散，侯公子不知哪里去了。”



50 李香君哭道：“就是天涯海角，十洲方外，铁鞋踏破三千界，奴家也要寻到侯郎！”苏昆生道：“如今兵荒马乱，南京城不可居，你还是随我到栖霞山去，暂且避乱吧。”两人便出城到了栖霞山上，在葆真庵里住下。



51 原来侯方域被监在大牢，后来随着众囚徒破狱而出。他惦念着香君，又到媚香楼去寻，仍不见踪影。南京城已无法存身，他便也到栖霞山上的采真观中避居起来。

不正是侯郎！

对面一人手执一把宫扇，好生面熟——
乡老村民。香君也拈香站在廊下，忽见
亡魂。大殿上香烟缭绕，两廊下站满了
经坛，广延道众，与崇祯皇帝修斋追荐
52 这天，栖霞山白云庵的张法师大建



泣起来。

叫小生如何报你呵！」香君也拉着他抽指着扇上桃花哽咽道：「看这满扇鲜血，她说：「香君，你如何来到这里？」又煞奴家了！」方域又惊又喜，一把拉住

53 李香君急忙向前说：「侯郎，你想



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它不断么？」
岂不可笑？你们看国在哪里？家在哪
当此天翻地覆，你们还贪恋儿女私情，
撕裂掷在地上，大声喝道：「两个痴虫！」
54 不料张法师走下坛来，夺过桃花扇



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

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作
两人都换上道装出家了。正是：白骨青
为家？那桃花扇已破，俗缘已断，于是
淋漓，大梦忽醒。想到国已沦亡，何以
55 几句话，说得李香君、侯方域冷汗





本书由秋水涟漪
扫描修图制作

严禁转发

齋聚
印溢

桃花扇

原著：(清)孔尚任

改编：鲁西 绘画：朱新龙

编辑者：连环画报编辑部

订购处：全国各邮电局

发行者：北京报刊发行局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制版印刷：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信箱)

本刊代号：2-146 刊号：0717 定价：0.20元